

宋

史

一百

神傳卷第一百七

宋史三百四

宣言在國醫國重事前中書丞相醫備國領經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

傅楫 沈疇附蕭服 徐勣 張汝明 黃葆光

石公弼張亮公附 毛注 洪彥升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通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

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姦猾屏跡轉

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

盍少留楫曰仕宦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

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
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揖丞福
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由是薦為太常博士
徽宗以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為說書升揖記室參軍
進侍講翊善中人泣事于府者多與官僚狎揖獨漠然不
可親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揖以贖行免官
徽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司業起居
郎拜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揖有汲引恩冀為之
用揖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
雖屢却不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揖每以

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
帝曰近臣中唯傅楫嘗道此楫在朝歲餘見時事寢異竊
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
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
賜絹三百匹

沈疇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爲尚
書議禮局編修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疇至臺欲有所論建
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
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
爲剗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乏或以一

當百至于當千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爲貴一切改鑄則猶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私鑄又將使西北勸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驕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與蘇州錢獄欲陷章縱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連至千百強

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
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又擢侍
御史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
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
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旣而獄事竟復
羈管明州使者持敕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濬泣訴乃止
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訪
古跡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刻唐縣令
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

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知高安縣尉獲凶盜獄具矣
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
囚蓋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
平召爲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謂
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聖讒說纏纏數百言徽宗謂有爭
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
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
人俄借沈畸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
引爲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旣愈還舊職
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教授
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
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飢羸
病乏不足勝杖姑溼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
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逵宿留不進勣謂副使趙嵩曰
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
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
而已既而逵嵩果皆以無功貶舒亶聞其名將以御史薦
勣惡亶爲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入爲諸王宮教授通判
通州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勣躬督防卒護築之

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參軍
哲宗見其文諭獎之欲俟滿歲以爲左右史未及用徽宗
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史時紹聖
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勣曰朕每聽臣僚
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鯁正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
召范純仁韓忠彥勣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
朝寶訓勣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
給事中翰林學士上䟽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
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勣言神宗正史今
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

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
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
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勦草詔
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之初政銳欲損革新法
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
問勦勦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
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
今勿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
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勦與何執中偕事帝
於王邸蔡京以官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勦不少降節謁

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曰勤謁告歸爾
非去朝廷也柰何輕欲奪之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
政擢勳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
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爲元祐姦朋必不能推行學
政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
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
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
不見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
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勳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
右伯通旣相矣勳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易之哉京

慙不能對勩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勩挺挺持正尤爲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爲廬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賢元豐中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少嗜學刻意屬文下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一時國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歷衛真江陰宜黃華陰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効汝明刺血調藥傅之而愈江陰尉貧且病市物不時予直部使者欲繩以法

汝明爲鬻橐中裝代償之華陰修嶽廟費鉅財窘令以屬
汝明汝明嚴與爲期民德其不擾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
成他廟非典祀妖巫憑以惑衆者則毀而懲其人滯州縣
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或言其名召
寘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皆有題品值不悅者誣以背王
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去取錄徽宗覽之曰考校盡心寧
復有此特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
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
之徙司門貧外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
界遼文移數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遼以檄暴於朝安撫使

問故衆欲委罪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爲也坐責監
壽州麻步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時
主者多不親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閱
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賕謝而稅均於一路最晚
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鍾求上獻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
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於官年五十四汝
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
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
人以爲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
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卮言太究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試
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齊州司理參軍爲太學博士
遷祕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涖職即言三省
吏猥多如遷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者其大
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即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而
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
襄亂減損之計徙葆光符寶郎省吏釀錢入寶錄官作千
道齋報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
歸上平夷書規進用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槩言
良嗣凶黠忿鷙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遁死妄作平夷

等書萬一露泄爲患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爲之宜厚其祿賜寘諸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爲言乃命蔡京財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貲檢討官至十六貲製造局至三十餘貲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

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
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
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欽承之
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
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爲心而京
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鄭居
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
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報
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
懼中以它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

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為職方
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之後盡心牧養民列上
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善論事
會文切理不為橫議所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居中門故極
論蔡京無所顧然其他不能不迎時好方作神霄萬壽宮
温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軍陳
并秀州蔡密岳州傅惟肖祈門令葛長卿不即奉行制書
存留僧寺形勝佛像及決罰道流乞第行竄黜遂悉坐停
廢議者尤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軍

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時牧法至密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柰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絕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圍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旣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鬪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鬪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駁而鞠之乃甲粹丙髮指脫瘕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資侮人見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

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
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
其下故詭爲此說即收捕窮治皆服辜知廣德縣召爲宗
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
有爲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爭以除
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
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要以仁義漸摩欲
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訐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
言刪定敕令官寺監丞簿比多以執政近臣子弟爲之未
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

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之敝以爲有兵之籍無兵之技以太半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冒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者亦令有司審奏遷御史蘇杭造作局工盛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寢異京忌焉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賜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執政言國朝未有由左史爲中執法者帝曰公弼嘗爲侍御史

矣時斥賣元豐庫縑帛賤估其直許朝士分售皆有定數
從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上還之宰相有已取萬匹者即
曰反其故水官趙震建開直河議謂自此無水憂已而決
壞鉅鹿法當斬震善交結但削一官猶爲太僕少卿公弼
論爲失刑震坐貶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
汝襄鄧三州稅公弼以爲方田之制莫天下之地征正欲
均其賦耳而微言培克重斂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
罪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吏負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
堂選歸吏部者數千負罷官廟者千負都水知埽六十負
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轉

運司仕塗爲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
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群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
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遠主國柄公弼復
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其非一
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
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斲民根本因之飢饉汴西挽
運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有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
天意張商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沮之以
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群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
弼取其魁桀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穴菘蘆中白晝出剽

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
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罪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
置踰年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公弼初名公
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改爲公弼云

張克公字介仲潁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爲監察御史
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罪京
罷克公徙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京
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慝語在京傳京
致仕張商英爲相與鄭居中不合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
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罪十商英罷京復召

四
卷
二
銜克公弗置徽宗知之爲徙吏部尚書京欲以銓綜稽違
中克公旣又擿其知貢舉事帝以爲所取得人不問也居
吏部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
皆以治辨稱大觀中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爲御史詔賜對
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旣見謂曰今士大夫
方寡廉鮮恥而卿獨知義命故特召卿即以爲主客貲外
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
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爲逐夢得而遷
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

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
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
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
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
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
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爲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
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
以羨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
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
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

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槩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
入貢者今必城爲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
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
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它司常平昔積
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
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爲辭今學校
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
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
失職東南造作竒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
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

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奉母之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僧舍卻奉不納如約始交印歷郴州判官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彥昇嘗辟廣西經略府或稱其才擢提舉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薦新提舉廣西學事幸義可御史及陞辭適與同日徽宗兩留之遂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閱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

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呂惠卿與張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經云我遇公爲黃石之師且張良師黃石之策爲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爲比他如鄧洵仁蔡疑劉拯李孝稱許光疑許幾盛章李諫任熙明之流皆條撫其過一不爲回隱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昇蔽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抨郭天信以談命進用交結竄斥因請禁士大夫毋語命

術毋習釋教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久而弗上彥昇言吏狃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緣爲姦者衆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故搖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嘗謁告一日而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言者以爲顧避封駁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贈太中大夫

論曰蔡京用事焱燄熾然其勢莫敢遏此數子者廼力數其罪而連攻之似矣然葆光克公主鄭居中公弼注朋張

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楫先見畸服不阿汝明不欺彥昇
孤立其賢乎唯勩官郎舊學人望攸屬而不使躋政地至
京則暫罷亟起始終倚任焉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
去徽宗以之此齊桓公所以嗤於郭亡也

鍾傳字弱翁饒州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為蘭州推官
坐對獄不實羈管郴州紹聖中章惇與邊事奏還其官得
入對為哲宗言兵貴智而不貴力夏衆夥而勇難以一舉
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斃帝然之
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夏人陷金明渭帥毛漸
出兵攻其沒煙砦傳合擊破之又與熙州王文郁進築西

安城論功加祕閣校理章綬帥渭命傳所置將苗履統衆
會涇原之靈平夏人悉力來拒傳步騎二萬出不意造河
梁以濟師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原捷連進集賢殿修撰
知熙州傳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
無功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罪初傳請合三路兵從青南
訥心或顛耳關築天都城以包淺井乚囉和市工旣集復
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朝論以所奏乖異將罷傳曾布爲
言但褫職俄而白草原詐增首虜事覺責監永州稅再貶
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歷鄆瀛渭三州擢顯謨
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爲根本其西十五州六爲王

土其東由清遠距羅山走靈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監軍統
焉若選將簡師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臂徐當拊納
離畔漸規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四事未
報詔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川
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適遇
雨失道為虜所乘乃班師傳以稽違逗撓黜知汝州奪學
士未幾復為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
明殿學士傳從布衣致通顯所行事大抵欺妄故屢起屢
償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進士

起家爲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冠暴山谷間捕繫獄屢越以
逸且不承爲盜旣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元即吐服將適市
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知新會縣廣守章察
重其材察帥涇原辟入府崇寧初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虞
部員外郎遷陝西轉運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
加集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爲隍可趨者
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間以千數旣爲宋有其首驚曰漢家
取我金窟塌亟發鐵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斬獲
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斂兵退連擢顯謨閣
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夫料

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乃遣裨將
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
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在延安日又蔡京張康
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
執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戎軍殺鹵數萬口節夫尋領經
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
宥皆在吾顧盼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興州巢穴淺露直
可以計取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
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徙洪州改江寧府歷青
秦二州太原府群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騷

動兩路帥臣憲臣皆罪去至出臺郎督捕之節夫請悉罷
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為待
制知永興軍數月卒追復龍圖閣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
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諉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
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為司農丞提舉京
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
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
議棄地漸曰蠻徭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
犯邊即棄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既棄蠻復大入鈔略覆官

軍荆土爲大擾漸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
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捐
二百萬儻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
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
堂港常熟踈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諸
浦東北道具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
自是水不爲患加集賢校理入爲吏部右司郎中以祕閣
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
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沒煙砦進直龍圖
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優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尉
知松陽白馬二縣爲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以論樞密
承旨張誠一試補吏挾私延州呂惠卿遣禁卒餽徐禧公
使物非是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三州歷使諸路入爲
戶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陝西兵未可減徽宗謂其論
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祕書少監再爲福州加
直龍圖閣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
首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
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
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

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爲懷遠
軍且頒諸司使至殿侍軍將告命使第補其首領置三砦
爲立學又言黎人爲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爲王民得
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爲允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
舉溪峒官三員又言羈縻知地州羅文誠文州羅更晏蘭
州韋晏開那州羅更從皆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爲
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
軍於水口南丹州莫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
軍爲平州格州爲從州南丹爲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
置黔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爲兵

部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
皆已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款化則未得者才
十之一耳於是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新萬安軍
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
問不能對京兆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福州復以刑部尚
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
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
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
蔡京既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
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羨張商英爲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

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名州縣不旋踵
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通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臣
皆規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驟取羨官而朝廷受其敝云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議司
檢討官出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荆湖北路
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
使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
寔與祖道相表裏祖道召爲兵部尚書授莊集賢殿修撰
知桂州祖道既留以莊知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莊復知
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

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
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州安
沙州譜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
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
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
界接平允從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請復元祐所棄渠陽軍
渠陽旣城迺上言湖北至廣西繇湖南則迂若弓背自渠
陽而往猶弓弦耳因以利啗諸蠻使納土立里垓莊忌之
且欲蠻之多屬廣西爲已功因誘復水蠻石盛唐毀其烽
表橋梁渠陽蠻酋楊惟聰請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

事罷子武未幾安化蠻納土莊遣黃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僞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溪州別遣胡超儂昌等築安化城果爲蠻所揜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爲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旣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微猷閣直學士歷知渭毫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摧圯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趙通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為梓州路轉運
司判官瀘戎諸夷納土命通相置以建立純州縣砦勞加
直祕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為正使政和五
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砦高公老道公老之妻
宗女也常出金玉器飲卜漏等酒漏心豔之會瀘帥賈宗
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斗箇旁等罪夷人咸怨
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
剽掠通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趣瀘州賊分攻樂共城長寧
軍武寧縣宗諒皆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
殺羅始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蠻憤怒合漏等復攻樂共

城遁并劾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而聽遁節制遁
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陝西軍義軍土軍保
甲三萬人以遁爲瀘南招討使遁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
道出期會于晏州思義州近而固遁遣王育先破之村圉
諸落相繼而克因其積穀食士卒旣抵晏州覺思正各以
兵來會漏據輪縛大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菁深窳夷奔
潰者悉赴之乃壘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阬阱仆巨枿
布渠答夾以守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遁軍不能
進間從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
恃之無守備遁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

番軍迭攻之未旦鼓而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息
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適遣土丁捕
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
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迺繼
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
衆悉登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
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
官軍鼓譟破柵適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
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
漏突圍走至輪多囤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

二千里通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
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羲叟爲安撫使高公
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姪加通龍圖閣直學士熙州
蘭湟經略安撫使通以疾請祠不許旣入對賜上舍出身
拜兵部尚書通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
定一司敕令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
裔上舍出身秘書省校書郎涑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
衆爲賊攻敗城邑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
來歸才尋爲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
大喜將許之通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謀止通通曰帥

臣所部封境雖異事無異也且論思獻納侍從之職適今以侍從備帥臣而真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得無事乎疏奏上然之乃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洎適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適過闕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鎮諸蕃聞適至相賀曰吾父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鉏耨牛價爲頓高時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適上言曰銅重鐵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適赴闕尋卒永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適

三十九十一
傳一百七
欺罔朝廷以軍功永裔遂放罷

論曰夏人時蹈窳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用兵
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已功不亦偵乎諸蠻溪峒茅瘡非
人域鳩虵與居況無敢闖吾圍京迺使祖道張莊之徒鑿
空爲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姦慝鋪張表賀徽
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
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耗內
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列傳卷第一百七

列傳卷第一百八

宋史三百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西軍節度使前書右丞相兼麟州鎮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

弟麟子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

子球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為第一充殿前行

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朮將

兵護軍須餽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力戰斬

首獲馬數百又與朮行邊至栢谷敵塹道以阻官軍質禦

之於寒嶺下轉關逐北遂修復寧遠諸柵以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大名賈昌朝又薦為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面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為賊焚遣小校藺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

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
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
使神宗立易節安武軍爲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
其喪贈侍中謚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
豐渥公錢不足出已奉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
于信義田拙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
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
以女歸董氏自爲官不上伐闕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云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拱聖爲卒至殿前班副都知換西染
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旣陳青擔衆曰不

傳二
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爲右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劔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衆馳下仗劔大呼斷賊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初逵少孤厚賂繼父得其母奉以歸至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母冠帔秦山多巨木與夏人錯壤逵引輕兵往采伐羌酋馳至畫地立表約決勝負逵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伏從逵取盈而歸徙并代路專主管

麟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於寇畧遠差度遠近聚爲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畫鐵爲的激種豪使射父皆成勁兵一夕烽火屢發左右白當起遠卧不應旦而謂人曰此必妄也脫有警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燭遺物也復徙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恩敗朝廷以遠爲能連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關麟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爲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遠督護亟囊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泄其勢遠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軍校營城外者

每常朝即未曉啓門鑰或輟朝失報啓鑰如平時遠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冶鐵鑄常朝字俾持以示信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廊延兵延州舊有夾河兩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不能守遠相伏龍山九州臺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望延人以為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遠言种諤處綏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三千户今乃千二百户耳逋逃之餘所存纔八百蕃漢兩下殺傷皆不啻萬計自延州運粟至懷寧率以四百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日給一升罔冒何啻太半諤徒欲妄興邊事以自為功不可不察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

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贈三世官神宗曰遠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聽之數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武恪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以蔭爲三班奉職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爲白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爲報舜卿驩然相許不自以爲功爲青淄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博昌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祐言昔先公客省

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輒中祐使奴持二弓
示之一挽皆折湖北蠻徭彭仕義叛徒爲鈐轄兼知辰州
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富州蠻將萬年州據石狗
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
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曰
仕義願內附特爲此輩所脅今死矣何以多殺爲引兵入
北江仕義降擢康州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指揮
使馬軍殿前都虞候三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
都總管熙寧中十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
舉嵩山崇福宮以光祿大夫致仕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

年八十八謚曰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没于定川錄爲右班殿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鹽井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偽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知階州討平母家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爲熙河路都

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篳篥羌加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
鈐轄又加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爲
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
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旣入境而慶兵不
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
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
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
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命按
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
數千騎赴之遲明賊已退遂謁遵裕遵裕訝應援之緩有

誅昌祚意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幙府在後未敢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傳壘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遂潰即南還復命涇師爲殿昌祚手劔水上待衆濟然後行爲虜所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脩馬政令軍中校技擊優者乃給焉自

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壘䟽密不齊烽燧不相應
昌祚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彊弱立爲定式上諸朝
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悖麻咩叱埋二
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侍勞軍哲宗
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歷馬軍殿前都虞
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復增給
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馬死不補而據地自若昌祚按舉
其法不二年耗馬復初又括隴山間田得萬頃募士五千
別置將統之勁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砦昌祚以爲
不可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

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肅昌祚氣貌雄偉
最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所
著射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虜
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射却
之日且暮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汗澤宜速退保後山
頃明決鬪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
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
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爲供奉官
德州兵馬監押預計貝州率勇敢數百人飛繯絳堞而登

守者莫能亢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承制南征儂智高亦
有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熙寧中爲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真
定四路副都總管累轉祁州團練昌州防禦黔州觀察使
拜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七十五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
久無惰容能上馬踊躍觀者壯之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爲兒時與儕輩戲輒爲軍陳行列狀
長老異之既長容體魁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
崇班爲延州巡檢成懷寧砦夏人三萬騎薄城戰竟日不

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監數
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囉兀之棄也遣達援取成
卒輜重爲賊所邀且戰且南失亡頗多神宗以達孤軍遇
敵所全亦不爲少累遷西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爲秦鳳
副總管討破河州羌遂降木征遷東上閣門使副都總管
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鄆達招討安南爲
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
必親矢石第激勉將士可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
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偏校有言
當先爲家基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爲自全計下

令敢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
驚潰即定廣源師次富良江蠻橫闔舸於南岸欲戰不得
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
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以主
帥得罪而獨蒙賞乞同責不聽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
步軍都虞候改馬軍超授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
子閣門祗候數被詔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
使哲宗立遷爲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
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
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可乎

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爲先耳帝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爲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首衆潰因乘之遂破蘭浪敵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悍酋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向必克敵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復往救轉鬪三日凡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叛兕以親兵守西關盜衆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誓無復爲亂神宗聞其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

中的賜銀槍袍帶遷爲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
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旣得又爲鬼章所圍兕曰解圍之法
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宗圍遂解累遷皇城使進鈐轄
從攻交趾有功領雅州刺史破乞弟領忠州團練使進副
總管遷東上閣門使徙熙河與种誼合兵討鬼章於洮州
破六逋宗城夜斷浮橋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眞拜通州
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孝
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
顏眞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

子雄古

麟字君瑞兄兄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不去
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爲秦鳳副總管從
李憲討生羌擒冷鷄朴再轉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元豐
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勝於磨移隘轉戰向
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爲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
復爲涇原副總管夏人脩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囚
其主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卽爲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
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
之督諸將討堪哥平經畧使盧秉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
元祐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歷步軍殿

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
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留之魯布曰臣嘗訪麟禦
邊之策及熙河疆域俱不能知願加敕做使之盡力韓忠
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括宗乃留麟不遣尋拜武
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以爲朝廷
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進都
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帝詣其第臨奠贈
開府儀同三司麟爲將沈毅持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
法詔釋之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從討金湯以

百騎先登奪隘又成荔原之功韓絳薦其材閱試延和殿
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
遠鎮戎軍岷州官累左騏驎使紹聖中渭帥章綵城平夏
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鬪流矢注肩戰采
厲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
可適敗於沒煙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
成擢東上閣門使秦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
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却之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瞻略
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
羌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遂趨鄯州履後期乃至瞻言

蘭溪宗有遺寇宜席勝平之履即往雄諫不聽戒所部嚴
備以待俄而履師退賊追及雄整衆迎擊破之獻馘二千
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种朴戰没王瞻軍陷敵中
雄自鄆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
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
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
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
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
爲責輕復竄金州明年乃聽歸高永年死西寧諸戍阻絕
起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復爲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召詣闕爲中太一宮使引疾納節鉞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康節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六年未幾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時朝命种師道爲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宣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爲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卻敵而种氏姚氏

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功獨歸种氏
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欲夜劫幹离不營謀泄反爲
所敗旣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
兵十餘萬護送之粘罕陷隆德府以古爲河東制置种師
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
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阨南北關與金
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掎角師中進次
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
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趨榆次兵
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

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
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
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貝州亢城以入賊
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蠻數挑戰手殺數十
人衆乘之而捷擢萬勝都指揮使遷滎州團練使京城左
廂巡檢救濮宮火英宗識其面及即位以爲鄧州防禦使
步軍都虞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三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
都指揮使由容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
使卒贈侍中謚曰莊敏燧初亢貝州城時爲叛兵所傷同

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爲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入闕於內殿帝歎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讎勉思忠孝期以盡敵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環慶有警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知原州改秦鳳鈐轄

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遼遣謀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鑄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漸去誅謀者轉西上閣門使知雄州始視事或告契丹游騎大集請甲以俟舜卿不爲動乃妄也契丹繫州民檄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取其一以相當必得釋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兕部洮西領武勝兵合河州熟羌擣講珠城遣人間道焚河

橋以絕西援種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邦金川黎明至
臨洮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計遷
馬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
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毅敏舜卿知
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爲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安
撫副使選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與他
郡等耳而爲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臣願盡
力徙益州路鈐轄累遷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知雄州歷
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入宿衛遷

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粟陳譁譟執政將付有司治守約
曰御軍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語之曰天子太倉粟不請何
為我不貸汝衆懼而聽命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
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為簡練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
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
戒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
下帝善之欲擢實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
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糧而倩人代負
者罰父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
於庭亦擊去人以爲過泣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

四十三
節度使謚曰勤毅

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羣牧使用其議
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
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帝崩告哀契丹至則使易吉
服球曰通和歲久憂患是同大國安則為之契丹不能奪
積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為人謹密朝日所聞上
語雖家人不以告卒於官

論曰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為一時名將遭世承
平邊疆少警擁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終宜也姚
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兕之子雄

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其才否可見已



列傳卷第一百八

列傳卷第一百九

宋史三百五十

開府儀同三司 柱國 錄軍國軍事 前書右丞相 魯國公 領選事 都總裁 朕等奉

勅修

苗授 子履

王君萬 子瞻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

劉仲武

曲珍

劉聞

郭成

賈常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
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
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羗雖敗
氣尚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
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羗復要於
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羗牌數百
且至行前者傳呼羗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又
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
遷西上閣門使鬼章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
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

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
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曩香子之後非汝以
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爲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
州副李憲討生羗於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
雞朴羗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
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元豐西討
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
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
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煙凡師行百日轉鬪
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

錢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即止
師征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即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
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
年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
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薨年六十
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莊敏子履

履束髮後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閣門祇
候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
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為西上閣
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

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詔同
王贍取青唐與姚雄合兵討峽羗箋羅結贍將李忠
戰敗羅結大集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羗列陣
以待勢甚盛履叱軍士納弓於韃拔刀而入羗怙巢
穴殊死鬪梟將陳迪王身輦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
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手劒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
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軍爲二別將高永年率所
部力戰數十合羗退乘勝圍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
兵入營羗宵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既而
阿章叛詔履與种朴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錄

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其傳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羗新羅結不從經畧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為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過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積功得閣門祗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廝逋邀劫于闐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畧地羗潜伏山谷間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亟側身

避之回首奮擊斬以徇其衆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
藥廝逋也復破北關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
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賜絹五百洮西羗叛圍河
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為南撒宗城小而堅彊勇所聚
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韶用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
使為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為轉運使孫迴所
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故官職君萬怨孫
迴使番官木丹訟之鞫于秦隴又貶為鳳翔鈐轄籍
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瞻

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

練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鍾傳以冒白草原賞獄治于秦詔轉運使張詢諭諸將得自首贍具伏詐增首級因說詢云青唐人有叛贍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即具奏言已令贍結約起兵哲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輒亟罷詢而命孫迴寃實獄上奪贍十一官猶令領州贍欲以功贖過乃密書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為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贍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為前鋒渡河先下隴朱黑城忌愍各其功給之曰晨食畢乃發愍信之夜半贍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

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
路亦怒顓以兵柄付愍而留贍屯魏川宗哥酋舍欽
脚求內附贍遣裨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諸
羗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贍與愍
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贍而不直路曰首謀者
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愍統制以
胡宗回為帥時贍征已來降青唐戍將惟心牟欽羶
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即取二羗遂迎溪巴温之子隴
揆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進
師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

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為守備青唐未
可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
聲言欲使王愍代將膽懼急進攻隴拶及心牟等皆
出降膽入據其城詔建為鄯州進膽四方館使榮州
防禦使知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為路
鈐轄膽縱所部剽效羗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
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發膽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
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羗鬪賓踰南山入保敦谷
討湯羗戰敗奔北四山皆空膽戮心牟等九人悉捕
斬城中羗積紼如山初膽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

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唱贍聽之去遂嘯集
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
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
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諫秦希甫劾
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羶以滅口
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
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
諸挾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
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相錢
適訟贍功及王厚平鄩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

三百九十一
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截原砦招羗酋水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爲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儂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誅之脩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鳳居職六年括生羗隱土千頃以募射手築硤石堡甘谷城第功窳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解鞍簡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

疆弩殪其酋敵遂退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
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效
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為軍以根本隴右帝從
之建為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羗
兵駐通遠河州羗率衆三萬屯于敦波欲復舊地守
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窖粟食軍羗老弱畜產走南山
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迺死
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
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
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慕家族頡很難制

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
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後征靈武至清遠
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
出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
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累十日糧疾馳三日
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
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
進為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
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
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

後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
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壩禱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
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為沙磧以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
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
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為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鄉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為府州巡檢
韓琦薦其材加閣門祇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
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劒為信欲
舉衆降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譟以出文郁

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彊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况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群議不一其為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羗善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閱肄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左驤

驥副使知麟州夏衆踐稼襲敗之部使者劾為生事
奪郡印未幾為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郁得羗戶萬
餘遷路鈐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閤門文郁募死士
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即掃營去擢東上閤門使知
蘭州謀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臯蘭文
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為京觀
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
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
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

蔭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閣門祗候押時服賜
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
人渭州鈐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
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
入寇擊擒其酋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
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
知者並砦禁地三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
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
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
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頴分畫永清貳焉入對

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顧行固遣之復上
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
知涇州保州又為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為諸族巡檢父懷忠官
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
懷忠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
賜以名為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糧數
萬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為軍鋒毀其柵至
奈王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
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廊延兵馬都監舊

四百四
制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
職元豐西討召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儲
侍不繼為大患若俟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
帝以為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為敵所忌
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衆
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為間害之計耳紹能捧
詔感泣嘗坐譏逮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圍四十七年
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
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為供奉官閤門祇候熙寧中同

提點河北刑獄改沁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
趙用擾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
光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
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
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
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
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
戴青羅泥金笠以為信即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
吳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
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

徙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
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
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為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
軍出黃沙坎比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
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
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敘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
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
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
雞宗闕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
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銳兵分襲吐蕃背出其不意

皆驚遁遂會中正于茂瀘夷乞弟殺王宣詔從韓存
寶討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
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
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
俾兼領邊事聽顓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
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
定蔭從軍破儂智高韓絳城囉兀領兵戰賞堡嶺川
殺大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
副使廣西都監哀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

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叙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于洽州入懿州蠻酋田元喆元喆合結矜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結矜降元猛元喆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乞嗑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雞朴李密撒馘三千遷東上閣門使為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

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尾井連立
功復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
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永興環
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為德順軍指揮
使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蕪濟以兄
平敗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為寓金帛
他所密告蕪濟勿以家為恤平寃既伸蕪濟獲免家
賴以全定川之役將曹瑛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
戰且行與俱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為前鋒青駐賓

州十日以急寇既乃倍道兼行弼以兵疲於險利在
速戰即日度關鏖賊歸仁驛孫節死弼引騎血戰繞
出賊後遂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
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
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
州可取弼盛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
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為不誣矣進帶御器
械渭部饑帥王廣淵命吏賑給弼曰救之無術是殺
之耳廣淵以委弼弼擇地營居養視有法所活以萬
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

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千進討方
暑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或
曰奈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之蠻
果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八
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
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為農士先殊死戰蠻大敗
世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
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
管歷永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
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為將以恩信

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
憚不敢發或巧為諜報啓釁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
無事士大夫稱之子詵以蔭為河北副將累官至右
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
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為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
十年頗能偵敵童貫攻燕召詵計事悅之分麾下兵
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
兵至北風大雨電師不能視契丹以背盟譙責薄暮
始得還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圖劾詵規候不實
貶濠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詵始與取燕之謀見事

勢浸異則又以為不宜取故平燕肆赦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為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砦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仲武謀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期而敵至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東上閣門使知河州吐蕃趙懷德狼阿章衆數萬叛命仲武相持數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二將還羗果追之遇伏大

敗斬首三千級復西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
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
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
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聞之貸其罰以爲西寧都
護童貫招誘羗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
事仲武曰王師入羗必降或退伏巢穴可乘其便但
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辦耳若稟命待
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爲
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挈與
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璫至邊賜

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
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
悉命以官錫閣門祗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為
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
使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
察使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
宮再起為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謚曰
威肅子錡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為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
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

材武長雄邊關珍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
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
至復持短兵還決鬪遂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
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
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後溫潤城古
渭與羗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
其大酋加閣門祗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郭達趙
嵩南征爲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原三州十二縣
降僞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三萬六千口是行也功
最諸將遷西染院使得疾輿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

少間令入對珍念二帥不和睦上問必及之言之必
形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爲辭帝復使獎勞
賜之弓劔鞍勒命有司蠲其鄉徭賦擢鄜延鈐轄進
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
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
樂珍以兵從板築方興羗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後珍
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
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宜
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
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

禧曰城中井深泉竭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柰何棄之且為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初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虜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閣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劉闐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為軍校從延州軍

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
貝州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鈎其甲聞裂之而
墜議者欲穿地道入聞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
河若晝囊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爲然穴
成聞持短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
畢入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
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
聞自河東爲掎角至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聞自殿
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却敵解去爲冀州駐
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聞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

字四百个
殺水怒莫敢任其責聞躬往濬決水退冀人賴之以
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
趨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哆隘至城下有
羗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
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成
之又環以五砦渭帥章綽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
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
平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
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

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逋二大酋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壻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既沒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爲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崑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以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

辟將前鋒又為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
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
甚急崑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
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
以死報衆感厲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
上一矢殪其首衆駭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
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崑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
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
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
奉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
校至反遺之物留久乃去整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
士時其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
荊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
田歲中三遷狷矜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
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
旦度金斗崖舉幟則譟而前及旦率其半縛蒙幢建
旗鼓泝流急趨賊望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
人殊死鬪蠻騰踐江中殺獲不可計爲廣西鈐轄

坐殺降搖責監江州酒稅復為涇原真定京東環慶
鈐轄整涖軍嚴明哲宗嘗訪於輔臣召之對擢為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為小校隸劉昌祚
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
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遜
走使巫被髮登崖為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謹
譟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
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
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謀知之頓兵長城

嶺以待戒諸部曰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
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陜中約聞呼則
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
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
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
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爲賢卒年七十三贈感德軍
節度使謚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
彊中的且偉其貌補拱備庫副使爲河州巡檢夏羗
寇蘭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技去復聞意氣彌厲遷

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道兼行衆
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
服卷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送與語一夕卷引去哲
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爲
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詔陪謝
使者問聞涇原有王騎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發
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息出爲涇原副都總管并護
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卷天都十餘壘卷圍
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
全制其敝彼野無所掠必携携而遇伏必敗乃先行

萬人設伏羗既退師果大獲徽宗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頃分弓箭士耕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思曰古有之偏籍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帝善其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嘗汰禁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朝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冗卒而不足信即其他無可爲者帝立爲罷之睠顧甚寵賜居宅又賜城西地爲園囿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熈年六十二贈

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
霸州塘灤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
詢增隄防爲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
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爲契丹所
憚欲增爲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
能禁我卒增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
婭爲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恟疑應詢
曰是特爲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
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溫舒來

請詔應詢逆于境既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契丹謂略教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貢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爲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

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隆且鬪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又後李憲破西市師討鬼章外河諸羗皆以兵應之隆率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爲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

謝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州充隴右都護羗豪
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比內地帥劉法西討隆
以奇兵襲羗潰城震武遷温州防禦使龍神衛捧
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
潼軍節度使命詞臣製碑帝篆額曰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
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爲將領者非
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
及其成功雖有大小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
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

文郁撫納香哩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
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當恩
之善射聞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
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
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膽
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謫死亦宜也誅首取燕終
變其說既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
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干賞蘊甘分而辭榮
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列傳卷第一百九

列傳卷第一百十

宋史三百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權輿國書前書左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_皇脫等奉

勅修

趙挺之

張商英 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耄不時給卒怒謀持白挺突入府守趨避左右

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
衆即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
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
不如舊必爲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
漂居民略盡召試館職爲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
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
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
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
以爲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
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

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即館
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之始爭正其禮
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祖挺之言上
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從之拜御史中丞
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
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
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
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
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
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

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
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
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
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孳不鮮兵民肝腦塗地
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
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
神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
負氣傲儻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
首辟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

共語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博詢人才使
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博
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博大喜延爲
上客歸薦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擢監
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
糾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
耳目之官無爲近臣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
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摺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
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
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

至是直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滹之所業示之直繳奏
以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
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
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
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爲孝乎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
度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
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
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
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
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

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勸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
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
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
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
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
遂論內侍陳衍以搃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
著贈謚卽碑毀冢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
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
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
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押闔以險語激怒當世既示類

此博燾交惡商英欲助博求所以傾燾者陽翟民盖氏養子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寃導漸使遮執政及詣御史府訐燾如家與盖女爲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爲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羨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

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
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
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
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脩
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
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爲
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
書右僕射京以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
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
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一字賜之商英爲

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刼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勲勞當陟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富之惠

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履天位自是稍睽寵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几與語言往來事覺鞫于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大學諸生誦商英之寃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謚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兄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魏元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爲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羨英宗繼大統唐英上謹始書云爲人後者爲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旣而濮議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垂簾又上書請立潁王爲皇太子神宗即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尚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

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
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論宗室祿多費鉅宜以服
爲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蓋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
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
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
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
而犯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
頒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實末級久之爲太學錄太
常博士母服闋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

字四百七十一
王保刑

司諫時方究蔡郎獄正夫人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謹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判定而以起居舍人爲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逵次骨而逵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紘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

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
之成都入辭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
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袞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
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
府召爲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習
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育人材規爲時用而
使與伶官薩策名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
已具正夫請問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喜其不與
京同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
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

字四百令八八
五保
正夫由博
士入都
馴致宰
相能迎
時上下
持祿養
權性吝
嗇惟恐
不足於
財晚年
築第杭
州萬松
嶺以建
閣奉御
書爲名
悉取其
旁軍營
民舍議
者譏之
帝眷

丐東歸詔有輿至內殿長子阜民掖入坐從容及燕
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
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靜軍起
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畫
藥餌香茶之屬甚厚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
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
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贈太保謚文憲再贈太傅

念不衰以阜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猷閣待制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
判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
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剴決
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
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
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蔣之奇使
淮甸號彊明官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
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
爲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

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得存紹聖中五王就傳選爲記室轉侍講端王即位是爲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上書人爲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

三年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
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
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
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
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
醫所能起乎執中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
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
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
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
中與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

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
台州執中起遷人石慄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
死瓘瓘不死執中怒罷慄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罷
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
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逆其請爲申五日
期用提舉脩哲宗史紀息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
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
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卧疾甚賜寬告他
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太傅
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曰

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
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
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
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斤緡
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
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即幸
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視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清源郡王謚曰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
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

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
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
訛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
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
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
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
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
悔更張之暴外莫有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即入
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
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

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
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爲言
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持權
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與張
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
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
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
帝命葉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
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正
位中宮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

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
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
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
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
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
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
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
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我用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

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
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
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
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親表其隧曰
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居中始仕蔡
京即薦其有廊廟器既不合遂因蔡渭理其父確功
狀追治王珪居中珪_堦也故借是撼之然卒不能害
子脩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没入于金
後遣事劉豫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爲資政殿
大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竄死撫州時又有安堯臣

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官寺專命倡爲大
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
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
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
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
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
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盖
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
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
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

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
蓄^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
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
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
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
進士不第蓋惇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
爲小官薄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
化宜爲諸賢鄙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舐排正
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

字三百八十八
謂楚固爲失齊亦未爲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顛任乃
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不
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
英以傾詖之行竊忠直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
如此何執中夤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
嫉至用石、懾脅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爲者
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
睽眦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
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
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斂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遷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寢爲崖異帝惡京專悞陰令沮其姦嘗

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
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柰何欲私所善
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
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
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
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廬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
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尚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調忠正
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

給事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
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
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
見汴隄一角墊陷乞脩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
然比石豫許敦仁妄發皆如是諤遂奏願如神宗故
事聽政之餘開內閣延群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手
詔屢下惻怛願治然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
三柅置不行使德音善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
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
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

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寃訴自歸無過之地
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
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事父子相係而
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
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
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爲何哉將
於哲廟表泛爲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銜寃負
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出將
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遠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僥
求之敝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

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逵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入爲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郎使高麗遷尚書繇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逵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逵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逵與趙

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
使逵終其說逵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
逵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
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乘間抵讖盡廢紹
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列凡所啓用多取爲邪黨
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婦兄章縱使之盜鑄罷
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
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
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攄用

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爲
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攄使河北
入辭言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
保甲有藝者宜貢諸朝驕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闌
出疆外者宜遏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
毋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
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遂爲翰林學士初朝廷數
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攄報聘京密使激
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
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

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
及辭遼使攄附奏求還進築夏入城柵攄答語復不
巽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
以矢溲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允饗餼祖
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
既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潁州尋召爲開封尹大駟
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當十錢來賈疑不納駟訟
之攄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
決也攄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
鞫之得省吏主名寘于法張懷素妖事覺攄與御史

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攄請
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
攄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二等改
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
觀元年春至二年五月繇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
大夫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盜字帝笑
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
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
起爲越州永興軍皆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久
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鉏大俠繩污吏下不敢欺有

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攄曰此當不遠或
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
也徙大名府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勢貳
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攄蓋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後
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
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年五十九帝念
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數
月偉死嗣遂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爲廣親睦
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

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爲過師仁暫攝領發其姦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葺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聘迄成外間

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
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
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
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
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鷄尉知柘鄉縣民訟皆
決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
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理
文書欲翻致其罪既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
君真能吏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察

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䟽十事曰去
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息寬疲民
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闔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
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五路將
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
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
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
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王
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
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

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郊祭先期告辨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薏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薏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

積若干曰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
制下又嘗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
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
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
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
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
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文穆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
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

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攄者皆是也康
國達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爲京黨所擊
攄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
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逮治五路將帥力爲申理十
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列傳卷第一百十